

爷爷的老屋

■吴春强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老屋风光过一回，父亲给爷爷添置了一台14英寸的海燕电视。方圆近百户，仅有一台电视，太稀罕啦！每天晚上7点，乡亲们像看电影一样，从四面八方涌来。堂屋、窗外、门外挤得密不透风。最前面是一群孩子席地而坐，紧接着是带着凳子的老年人，最后面是一大群年轻人和中年人。每晚电视播放到屏幕出现“再见”为止。逢电视剧时，大家便神情专注，和孩子上课一般认真。

那时奶奶已经去世，老屋里仅爷爷一人居住。爷爷爱热闹，乡亲们到家里看电视总会受到欢迎。十多年以后，爷爷带着对老屋的无限眷恋去世了，他嘱咐父亲一定要保管好老屋，让老屋永远成为村子里的一道风景。

最后一次，我陪父亲回去看爷爷的老屋。按照家乡的风俗，成家的我要代表姊妹请乡亲们小坐。我办了十几桌酒席，父亲童年一起光屁股的小子、过家家的妮子，虽说都已过了耆艾之年，但几十年后能在老屋里聚会，千言万语都在酒醉中化为永恒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。我又站在爷爷的老屋面前，这几间老屋是爷爷一生的杰作。时过境迁，空着的老屋已经代表不了什么，因此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。父亲决定将老屋无偿捐给村委会处理，让这套百年老屋带着温暖的旧时光去迎接新的使命。

作者地址：十堰市贵州路

思念

■鲁括

又是一年清明至，妈妈，您在天堂可好？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清明，您总会牵着我的手，带我们给外公外婆扫墓。那时的我还不懂生离死别的沉重，只觉得跟着你走走很好玩。在外婆坟前，您会细心地摆上祭菜，烧着纸钱，轻声和外公外婆说话。现在想来，那轻声细语中，藏着多少思念与不舍。

您走后的第一个清明，我终于体会到了您当年的心情。站在您的墓前，脑海里依然有你温柔的笑容，仿佛在说：“别难过，妈妈在这里很好。”我学着您当年的样子，摆好祭菜，烧着纸钱，止不住泪水滑落。原来，思念是这样苦涩。

这些年，我常在梦中与您相遇。有时是您为我做饭的背影，那熟悉的围裙，那微微弯下的腰，仿佛还能闻到您做的饭菜香气；有时是您坐在门口做布鞋的侧影，阳光透过门帘洒在您肩上，针线在您手中穿梭，仿佛时光从未流逝。醒来后，我总想把些梦境细细描摹，却总是捕捉不到。

春风和暖，却吹不散我的忧伤。妈妈，您知道吗？我学会了您最拿手的回锅肉，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；我穿上了您织的最后一件毛衣，虽然有些破旧，却依然温暖如初。

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我把思念化作清风，托付明月。愿这清风能拂过天堂的花园，愿这明月能照亮您安息的地方。妈妈，您放心，我会好好生活，把您教给我的善良与坚强传承下去。

窗外的雨停了，天边露出一道彩虹。我想，这一定是您给我的回应。妈妈，您一直都在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在我的生命里，在我每一个思念的日夜里。

作者地址：十堰市体育中心

爷爷在豫南乡下有一套老屋，那是太爷爷留给爷爷唯一财产。老屋位于村子中心，亮堂堂的。听爷爷讲，太爷爷在世时不止一次说，住在这样的屋里心也亮堂堂的，说不尽的惬意和满足。

在这个近千人的村子里，上世纪五十年代，能从农村考上大学，并走进大城市武汉，我父亲是唯一一个，这是爷爷的骄傲。

老屋是豫南常见的土夯瓦屋房。三间房子，中间是堂屋，两边是卧室。一个三格柜，外加一个红薯窖的位置，就是堂屋的长度了。两间卧室被木床占了大半面积。

听父亲说，小时候，房子小，床也小，他们兄妹三个就在这两间不大的屋里和我爷爷奶奶挤在一起睡。那时床边还堆满粮食，一则没地方堆，二则老鼠太多，晚上要人看着。头顶着粮袋子，腿蹬不展，身翻不过，你挤我蹬。一觉起来，腰酸腿疼，老鼠竟然在眼皮子底下把粮袋子咬了个大窟窿。

父亲的爱

■秦昌汉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了，他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，那里没有痛苦，没有悲伤。六年多来，我一直在深深地怀念着他，怀念他藏在心里那份深沉而独特的爱。

小时候，我特别羡慕其他小朋友，他们摔跤有人扶，流泪有人哄，吃饭有人喂。而我却不同，摔跤了没人管，衣服大多是自己洗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父亲路过一条小水沟，父亲走在前面，他很快地迈了过去，我站在原地不动，撒娇似的想让父亲背我。谁知父亲只是站在对岸，静静地看着我，然后走过来，轻声说：“憨憨，你现在长大了，只要自己想办法，坚持下去，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再说，你自己走过来多有意义，难道你不想试试吗？”我看看父亲，又看看水沟，心里有些不情愿。父亲指了指地上的石块，示意我用它垫脚。我只好搬起石头，迈一步，搬一次，一步一步地跨过了水沟。当我终于站在对岸时，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自豪感。父亲笑着拍拍我的肩膀：“你看，这不是做到了吗？遇到困难要自己想办法，不能总依赖别人。”

这就是父亲的爱，他不像别人那样宠溺我，却教会我独立和坚强。从小到大，无论我做得再好，父亲从不当面夸我，甚至在临终前，他也没有对我说过一个“好”字。但我知道，他的爱藏在心里，藏在那些看似严厉的教导中。

小时候，我是个争强好胜的孩子，常常惹祸。每当有人来家里告状，父亲总是先拉上窗帘，然后让我伸出手，用竹片打手心。他不允许我逃避，但也从不忘记在事后耐心地给我讲道理。他说：“打你不是为了让你害怕，而是为了让你记住，做事要

有分寸。”

小学五年级那年夏天，父亲带我去河边游泳。望着宽阔的河面，父亲对我说：“好好锻炼，明年我带你游到对岸。”我不服气地说：“这有什么稀奇，今年我就能游过去！”父亲听了，认真地说：“那好，你现在就试试。”我二话不说，纵身跳入河中，父亲则带着救生圈跟在我身后。

游到河中心时，我有些力不从心，忍不住喊：“爸爸，我不行了！”可父亲却坚定地说：“不，你还可以游。”他的语气不容置疑。我咬紧牙关，继续向前游，终于游到了对岸。喘过气来，我兴奋地又蹦又跳。父亲却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如果中途我给你救生圈，即使到了对岸，心情也会不一样。”

从小我就喜欢文学，父亲特意找来许多好书给我读。小学时，我有一本《作文选编》，我常从上面摘抄词句，写作文时总是依赖它。父亲发现后，把那本书锁了起来。我无奈之下只能自己写，一个学期下来，我的作文水平提高了许多。后来，我的文章陆续发表，父亲从未夸过我，却常常背着我把文章拿给别人看。

有一次，我问他：“你觉得我哪一篇写得最好？”他笑答：“下一篇。”这个幽默又无懈可击的回答，让我明白，父亲的爱，是藏在心底的期待和鼓励。

如今，父亲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但他的爱，像一盏明灯，照亮我前行的路，也让我明白，真正的爱，不是宠溺，而是教会我们如何独立、坚强地面对生活。

父亲的爱，藏在心里，却温暖了我的一生。

作者地址：十堰市汉江南路

